

改编《金锁记》是十五年前的事了,黄蜀芹执导的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普通话版因人员分散,版权到期封箱,许鞍华导演的香港焦媛剧团粤语版则向台北皇冠平先生续约,时至今日已超百场,并且越演越盛,档期方出,票即售罄。其间,再得《色·戒》的委约,但因小说改编权限制,搁置有近十年光景,2019年方才出。此前的2018年,许鞍华导演让我替她操刀《沉香屑·第一炉香》电影剧本,事由也出自第一次合作。后来知道,当年许导从若干剧本中挑选我的这个,算得上知遇之恩,没什么可商量的,欣然接下来。所以,《金锁记》是改编张爱玲的开端,这开端全是自主的决定,先后写了三稿,屡败屡战。除戏剧创作本身的吸引,大约还有张爱玲的原因,仿佛隔了一个世代,向前辈同行叫板。

回顾和总结,后两次经验和头一回不同。从材料上说,《金锁记》是满,甚至于有溢出,不得不做减法,将一整条长白的线索统统划掉,但鉴于曹七巧有两个儿女,不时要叨叨,就借旁人的口,说一声出去做生意了。有点像“文革”样板戏《沙家浜》,“阿庆嫂单帮”的交代,否则,何以会有“阿庆嫂”呢?这就领教了舞台的厉害,时间和空间不够分配的,免不了顾此失彼,删繁就简。事实上,也许更为本质的,还有美学的成见。曹七巧引白流苏卖房事真够阴毒的,有违伦常,既不是希腊悲剧,也不是文艺复兴夜,或者《雷雨》的“五四”式,大约就是后启蒙时代的窘困了。按江湖上行规,出来混总是要还的。这门功课,此一时绕过去,彼一时,或就面对面,走个正着。一旦人散张爱玲,或者不要,或者照单全收,没得挑!

选《金锁记》练手编剧,潜意识里,大约正是它的满溢,人和事富足,方便排解。《色·戒》和《沉香屑·第一炉香》,情形倒转过,四处都是不够。《色·戒》的情节,几乎在暗示中进行,就像张爱玲自作插图的简笔画,又仿佛响应海明威的“冰山”理论,大半在水下,只露出个尖。小说阅读尚可揣摩推测,舞台上每分钟都不可虚度。制作人高志森与我谈计划,是以沪上旧址,“宰牛场1933”顶层圆形剧场为环境设想。那地方我去过,观众席环绕舞台,来自顶灯和脚灯的光源,形成一个封闭圈。倒也好,迫使放弃具体细节,走写意路线。间谍剧显然不是张爱玲的菜,让我想起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几部特工小说,《桑苏西来客》《犯罪团伙》《暗藏杀机》什么的,虽是国土安全



戏说

王安忆

案件,但破解依然凭借日常生活的逻辑。女作家写政治社会,颇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意思。事实上,《色·戒》不出张爱玲世情的路数,到头总归是男女关系,以此破题何可窥见真相。然而,谜底揭出来,谜面是什么?还是那句话,观众眼皮子底下,分分钟混不过去。必须要找补些填充。到哪里找补,找补什么?小说里的料,本身就局促得很,稍纵手脚,就越过线,找到界外去了。这时候,你会发现,“张看”的自给自足,用她自己的小说名,真是“小团圆”。倘若携带私货,就会漏偏障,对不上缝。只能用“张腔”补“张腔”。于是,《倾城之恋》纳进来,《封锁》也进来,《更衣记》《我看苏青》《谈女人》络绎绎来了。当杀手逼近,王佳芝向易先生念美国剧作家奥涅金《大神勃朗》里地母的台词,出自中文系女生的浪漫警示,告知死亡来临。再讲啦,若不是有地母的博爱笼罩万物,何以解脱背叛和叛逆?张爱玲写她读《大神勃朗》到这里,每每“心酸泪落”,有点不像她呢!她向来认得清形势,见怪不怪。想一想,其实是小孩子说大人话,内里到底有许多看不透,所以才会有范柳原和白流苏夜里通电话,吟诵“死生契阔执子之手”的一幕。《诗经》于这对精乖的都会男女未免太过质朴,只能听作张爱玲的心声。古论时代前进到哪一步,艺术的心总是古典的。在现世的苏青看来,即是“简直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!大概是艺术吧”?

《沉香屑·第一炉香》也是需要补的,但不像《色·戒》里,中国画式的留白地方,而是逻辑链上的缺环。姑妈家,这个从上海市廖移植到香港半山的长三堂子,里面的色相交易依着怎样的原则进行?又依怎样

者多,创新版和网红打卡店以雨后春笋,实话实说,它们一般迎合年轻人的口味与观感,剑走偏锋出手重,比楼外楼奉行的中和醇厚传统味道刺激。到这点香菇菜心、马肉虎,多是青嫩鸡毛菜或上海青了。去年9月疫情还不算严重,限制不太多,我们结伴去海宁观潮,接着到了杭州,在吴山城隍阁下边的“宋城”附近,走街串巷,品尝了多种特色菜肴。上海青没少吃,但苏杭亦无瓢儿菜一说。该是南京与苏北地带,袁枚与郑板桥哪个在前?郑板桥有门联:一庭春雨瓢儿菜,满架秋风扁豆花。《随园食单》所列“杂素菜单”,有青菜、白菜、黄芽菜、瓢儿菜。还有菠菜、扁豆、蘑菇、松菌、嫩木耳和香蕈。老饕随园曰:炒瓢儿菜,以干鲜无汤为贵。雪压后更软。王孟亭太守家制之最精。不加别物,宜用荤油。

但瓢儿菜并非独苗,小说也是姊妹俩。清末民初的南京人,名士袁乃保撰《治城蔬谱》廿四品,他说的瓢儿菜,不似今日上海青,倒像现在的黄心菜。他这么说——

蔡友石观察官凤阳时,携种后圃,变为茎长而心不黄,无异白菜。(瓢儿菜)菜为吾乡土产,似北地黄芽菜,差短小,茎扁叶皱,怀抱极紧。外绿中黄,俗谓之菊花心。饱饫霜雪,别具胜概,亦常食所必备。然珍错罗列,偶得此味,羔豚为之减色矣。种类善变,一畦中往往有叶不皱而色嫩绿者,俗谓之白叶。味亦慈甜。

二十年前,我在大别山下下乡扶贫。每年天冷了,黄心菜、箭杆白、腌豇豆和土腊菜轮番着。后三个属于腌制的下饭小菜。黄心菜则是大油炒豆腐,或者油煎虎皮豆腐的配菜,是佐餐或上桌的热菜,软映清香。就是配火锅也好,人吃人爱。后来郑州也有了,现在除了夏天三伏天,其他时候都有这黄心菜。这种南京人也叫瓢儿菜的,它是甘草居冬日饮馔之主角。

吹来,可当作响。高高矮矮、粗粗细细的树木被雪压得弯着腰,挂满了毛茸茸、蓬松松的雪球儿,雪花飘飘呀,完全一幅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景致。

就是在这样的大雪天,我和小伙伴们总是异常欢喜。那厚厚的积雪成了大自然赐给孩子们的天然

乡愁绵绵一片白

钟芳

玩具。孩子们不约而同地出动了,大家全然不惧寒冷,纷纷跑到雪野里撒欢嬉闹。踩在松软洁白的雪地上,一步一个脚印,脚下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脆响,雪景里,满是欢快的笑声。不知是哪个调皮的男孩抓起一把雪,偷偷塞进了别人的衣领,随着一声尖叫,打雪仗的游戏开始了。我们把雪捏成球,尽力地向对方扔去,顿时,大大小小的雪球在空中抛来掷去,流星一般穿过雪幕,有时两个相撞,似天女散花,四处飞扬。到后来也不知道谁和谁是一伙的了,都打成一团,大家笑得前俯后仰直不起腰。雪仗打够了,我们就会找一处空旷的地方玩滚

的需求关系结构生活常态?电影比舞台更写真,什么都放大和细化,观众的眼睛又是雪亮的。许导带我在香港澳门行走,南亚溽热的气候,物种迅速地向盛夏衰,换代的周期特别短,物是人非。上环有一面墙,开山凿路切下的横断面,嵌着密密的树的根茎,化石一般。《倾城之恋》也有一堵墙,在浅水湾的夜晚里,灰砖砌成,考古层的新土层,衬托着白流苏的红唇,范柳原想着“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”,还是张爱玲的心声,假人物的口说出来,那浮浪子不定能为她代言,可是,留过洋的人总归像一点,也就是“三底门答尔”(sentimental)一点。但凡要来点“三底门答尔”,张爱玲就让海归出面,董世舫“怀念着的古中国”;米先生“对于这世界他的爱不是爱而是疼惜”;佟振保的巴黎烟花夜,“街灯已经亮了,可是太阳还在头上,一点一点往下掉”,除了他们有谁?“张看”里都是平庸的市民,她又不愿向“五四”新文学让输。

补《第一炉香》的坑——这话不是我说的,是许导原话,她说有一些坑,需要去填补,用什么填补呢?具体的人和事划定了地盘,很难越出藩篱,走《色·戒》的老路。四下里搜罗,只能调动内部资源,自我救济。伦理和美学再次发起挑战,不能像《金锁记》采回避的策略,《色·戒》的地母信仰也不适用,因没有牺牲。

用什么升级卓犖的人生呢?里头尽是坏人,我对许导抱怨。是的,可是,她与我商量,能不能让我谈一次恋爱呢!《半生缘》不已经谈过一回?可是,很不满足!我理解是太过正直,亦就平常了。《倾城之恋》

那人行到卡塔尔的多哈。清晨4点45分左右,窗外传来男子诵经的声音,蛮响亮的,应该是通过扩音器传达的。我静静地聆听。不久诵经声停歇了。5点5分左右,又响起几声,更短暂一些。这些声音明确地提醒我,夜色尚清,沉静如白,但右前方有一片白色建筑,灯火通明,是清真寺吗?后来知道那确实是卡塔尔最大的清真寺,瓦哈比清真寺,通体白色,给人无限圣洁的感觉。每天早晨听到的清晰的诵经声就是从这里的宣礼塔传出来的。

我选择的这个小小旅馆位于老城,远离卡塔尔塔充满现代化气息的新城区,不仅紧挨着清真寺,距离著名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也只有三分钟的行程,不由得心旷神怡。住在老城就有这个优点,周遭除了有浓浓的烟火气息,更有隐藏在那背后的历史文化传统。

前一天一大早落地多哈,顺利地找到了前来接机的旅馆工作人员。本来以为和旅馆一般服务人员对话会比较困难,没想到人家的英语比我还流利,我倒惭愧起来。在车上闲聊了一下才知道,他们都不是本地人,而是来自印度,因为这里工作机会比较多。在旅馆待了两天之后,又知道总给我房间送餐食的小服务员是尼泊尔人,二十岁出头的样子,十分健谈,每次都要热情地聊一会儿。在这个旅馆里点一份类似中式炒饭一样的晚餐,菜内齐全,加上服务费的性价比在可接受范围内,我也就天天在旅馆点餐打发晚饭了。

每天一大早出了旅馆,再穿过一个窄窄的街巷,乘坐班车到会场,晚上再坐班车回来。个别时候回来得略早一些,有零星时间在旅馆周边的小市场游逛。除了日常用品,最常见的就是阿拉伯地毯了,墙上挂着,地上

堆着,满满当当,穿着长袍的店主们咕嘟咕嘟地抽着水烟,一副轻松惬意的样子。略问一下价格,还是蛮贵的,我也只能看一看了。店主们都能说一些英语,挺奇妙的。市场里还有很多出售各色花布的小店,多到我十分惊讶。那些花色,都很不俗,或淡雅或清爽或鲜亮或浓烈,一排排一捆捆地在柜台上展示,与正在选购的当地女子们的装束——一身黑衣,黑头巾,或者还带着黑面纱只露出两只眼睛——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。找了个机会,我和店主闲聊了几句。我的问题是,这里的女生天天穿黑灰衣,从头蒙到脚,完全看不到其他颜色,怎么会有这么多花布出售,有那么多需求吗?店主大笑,冲我简单地嚷了两句:Inside! Inside! (里面!里面!)这些卡塔尔女子,身在自家深宅大院的时候,或许也会装扮得多姿多彩,爱美之心哪个姑娘没有呢!看多了小店里的花布,不由得也喜欢上了,临走的时候精心挑选了一块,遍布其上的淡青色小花甚合我意,做条连衣裙没问题。回到家里,才发现花布背面的边缘角落印着一行字,提供了这块花布的“身世”:瑞士棉花,日本生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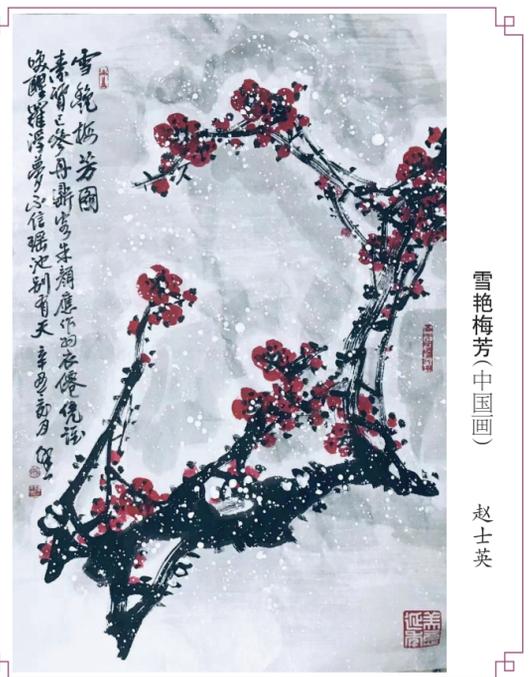
呢?趋利心里逼出来的真情,还不够吗?多少的,由运势作用,顺风推舟,《第一炉香》则是逆流而上,涵量更大。那么,就积蓄涵量吧!爱情天然具有原动力,所以,就要赋予反常的性质,才能燃爆它。这倒可以试一试,实验的兴趣上来了,烧杯里有足够的试剂,说不定,真会有不期然的效果。

濮存昕曾受邀许导友情饰演乔诚博士,为此来电咨询人物。如他小濮这样,到老都是好孩子,穷尽想象也不想不明白他如何进行化成的物种,他愁虑地问,是不是基因的问题?我们讨论了很久,最终也没有结果,反有可能带坏他。后来听说他婉拒了角色,不由松一口气,放下心里。

我和许导都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人,在两种血统里成长。我和小濮属一种,大概可称之“共和国派”,许导呢,更接近张爱玲的“民国女子”。比如,她们在同一所大学就读,算得上前后辈校友。当年的教授楼尚有保存,《沉香屑·第二炉香》里,英国先生罗杰安白登就是从门洞出来,开车驶下斜坡,兴冲冲开始新郎官的一日。半山的豪宅,有许导的少年朋友,此时大多关了门,人去楼空。山底的海湾,填地造楼,成水泥森林。可是,头顶上的烈日,总是照耀她们的同一个。凤凰木、野杜鹃、芭蕉、栀子,玉兰按着同一个季候怒放——许导说,要在五月天的繁茂花事里开机,用张爱玲的话“那那那那那,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”,就有一股子不规矩,危险的诱惑。女人总是好奇心重,向往超现实的存在,将不可能变为可能。

我们依然无法消弭与张爱玲的隔膜。时间是个问题,也不全是。宗璞先生说《红楼梦》不会再有人比高鹗续得好,因为和曹雪芹的时代最近。前八十回在著者生前十年传抄,算它1753成文,高鹗的后四十则在1792排印行世,之间相距近四十年。我们离张爱玲年头也差不多,甚至更短,但鼎革之变,一世斩成两世,人类分作新旧。于是,差异就不单在量,更在质,归根结底,还是“看”和“看”不同,谁有“张看”的眼睛?只能收拾她纸上的文字,筛眼滤下来的杂东西,拼拼凑凑,织出个谜面,谜底却不是原来那一个。改编张爱玲,动辄得咎。

雪艳梅芳(中国画) 赵士英



雪艳梅芳(中国画)

赵士英

满庭芳

第五一〇五期



洁上丛话

日记,是一个人思想、交友及日常生活的记录,而文艺家身为文化名人,能够广泛参与社会活动,思考社会问题,这些在日记中会有或直接或间接的反映,所以日记无疑是了解和研究革命文艺家以及革命历史的重要资料。阿英的《敌后日记》主要记录了他从1942年进入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到1947年解放战争即将转入反攻时期的经历(书写的《另一卷》是阿英1949年4月到1949年9月在天津、北平等地生活工作时所写),日记跨越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,以“革命者+文艺家”的双重身份视角真实展现了根据地广大军民与日本侵略者、国民党军队斗争的历史。

阿英,安徽芜湖人,原名钱德富,又名钱杏邨,笔名有阿英、钱谦吾、张凤吾、张若英、魏如晦等,著名作家、批评家、剧作家,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1927年与蒋光慈等人组织发起“太阳社”,倡导“革命文学”,编辑了《太阳》月刊、《海风周报》等刊物。1930年加入“左联”,与鲁迅、夏衍等人共同被选为执委会常委,又任中国左翼文化同盟常委。在上海从事文艺救亡运动期间,创办《救亡日报》,任《救亡日报》编委,《文坛》杂志主编。上海沦陷后,他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了方志敏同志遗稿等资料,为保存党的重要革命文献作出了贡献。新中国成立后,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、市文联主席,兼任《民间文学》主编。

《敌后日记》具有强烈的时代感,真实展现了艰苦卓绝的抗战历史和军民一心、奋勇抗敌的风采。1943年4月9日,阿英前往八滩战场搜集战时遗闻轶事,据一小号兵言,“彼曾在此相距仅丈地,吹冲锋号十四次而不能进。连长牺牲即在此,其血迹犹滞于此小号兵之腰际也”;战时遗址也处处透出肃杀惨烈,“门前土上有血迹三四,亦成黑色,细腻之,俨然人形,我战士之血也”。战争的残酷丝毫没有让广大军民退缩,反而更加团结去抵抗侵略。阿英1943年4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倚庄一白须老者,在敌军来袭时没有逃避,面对敌人的威逼拷打,始终咬紧牙关,没有透露我军消息,“敌向其问我军,老人曰无。追问,不答。敌吊击之,仍不答。敌乃毁其坛罐缸缶,仍不理。再打,还是不理。最后毁其室,亦不告。敌无可奈何也”。

1942年至1943年冬,是苏北地区抗战最为艰苦的阶段,日军屡屡进犯,多次对淮海区、盐阜区发动大规模“扫荡”。1942年9月12日,阿英前往阜宁鲁永碑遗迹考察,到达公园后,“以隔水不能渡”,至前门,又因桥断不能入,后又前往西街、寿安寺、北街等处,皆是颓垣断壁,“县署前后数千百步,尽成一片瓦砾场。仅有一二树木,尚青荣其间,茫然无知。仲华就县署旧址,告余若为大门,若为客室,若为厅堂,若为花园……而今则一无所存,但余瓦砾”。此外,日记中还记录了敌人在扫荡期间对无辜平民肆意烧杀抢掠的暴行:“敌仍已来强港两次,渔民被劫现款,达数十万。昨晚仍不敢家居,分散四方野田中”“最可怕之纪录,为十六名敌轮奸一女子……吴集一带,强奸之事犹多,自十三岁至六七十岁妇女,少有免者。”这些文字真实还原了鲜活的历史现场,具有强烈的冲击力,在歌颂了根据地军民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同时,揭露了日军的滔天罪行,为我们了解一段历史岁月打开了一个独特的窗口。

1940年9月10日,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文化运动的指示,要求各地党组织与军队政治部对全部宣传事业、教育事业与出版事业作有组织的计划与推行,指出:“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。”因为根据地建设急需文化干部,阿英于1942年7月来到当时的新四军军部所在地,在距离停翅堡一路左右的卖饭亭成立“文化村”,供文化人士中局切磋以及和军队的文化交流,促进根据地文化建设,为中国抗战文艺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1942年10月,陈毅同志邀请阿英、彭康、范长江、黄源等文化人士,联合当地士绅庞友兰、杨芷江等人发起成立“湖海文艺社”,阿英在1942年10月27日至11月3日的日记就记录了文艺社筹备成立的详细过程。日记全文收录的《湖海文艺社缘起》中表达了文艺社希望团结文艺界人士的期盼:“海内爱国人士,具有抗敌观念,愿翰翰墨者,莫不竭诚欢迎,以求精神之集合,以求学术之发扬”,阿英起草的湖海文艺社《临时社约》中更是旗帜鲜明地规定:“凡愿以文艺为抗建服务……得为本社社员……有破坏抗建行为,经检举证实,本社同人亦共弃之”,表明了文艺社的性质和立场是为抗战服务,为抗战吸收培养人才。在陈毅同志的关怀下,湖海文艺社在抗日烽火中不断发展壮大,在团结文化人士抗战,鼓舞军民抗敌斗志以及宣传党的政策方面,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

阿英以“革命者+文艺家”的独特视角写下的《敌后日记》,既有根据地艰苦岁月的展现,又有日常写作、参与文化活动的记录,作者的生活琐事、家庭变故等亦贯穿其中,呈现了知识分子在时代风云跌宕中的心灵历程,“从一定意义上说,它比回忆录更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(阳翰笙语)”,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现实的教育意义。

卡塔尔的小旅馆和花布

朱松丽

句。我的问题是,这里的女生天天穿黑灰衣,从头蒙到脚,完全看不到其他颜色,怎么会有这么多花布出售,有那么多需求吗?店主大笑,冲我简单地嚷了两句:Inside! Inside! (里面!里面!)这些卡塔尔女子,身在自家深宅大院的时候,或许也会装扮得多姿多彩,爱美之心哪个姑娘没有呢!看多了小店里的花布,不由得也喜欢上了,临走的时候精心挑选了一块,遍布其上的淡青色小花甚合我意,做条连衣裙没问题。回到家里,才发现花布背面的边缘角落印着一行字,提供了这块花布的“身世”:瑞士棉花,日本生产。